

## 小城故事

幼時居住的地方，名為塗城村，位於臺中的邊陲地帶。看似矛盾的名字，讓我總分不清楚，它究竟是一個村，還是一座城。也由於在這個地方搬家數次，記憶因之時而穩固，時而浮動。

家裡的店鋪是頂來的，媽媽開的服飾店維持前屋主的格局安排，店鋪和客廳僅隔一道百頁門簾。裡頭沒有沙發，僅有躺椅、旋轉椅、鐵製書桌、木製書桌及置於其上的電視。我常坐在旋轉椅上，邊看電視邊寫功課，偶爾跟進來借廁所的客人問好。有的客人會誤闖有我的廁所，我也曾誤進有人的廁所。

人們在店鋪裡換上一套又一套服飾。他們再來，或者不再來。

我想不起自己是怎麼認識小姊姊的，因為對於一個在服飾店長大的小孩來說，身邊的人本來就是來來去去的。她曾在那間廁所，為坐在紅色澡盆裡的我洗澡。她怎麼會在我的家裡，又為什麼會幫我洗淨身體呢？

爸爸、媽媽、我和妹妹住在店鋪，睡在二樓木造的小房間，活動空間只比雙人床再大一些，剛好容得下我們和所有衣物。整個房間底下是儲藏櫃，我必須拉開門，脫下鞋子，以攀爬的方式進入小房間。儲藏櫃裡面有著什麼，我從來都不知道。角落已廢棄的廁所，水泥剝落，散發頹荒的氣味。我每每十分恐懼，深怕看見馬桶裡伸出一隻手。

二樓後來又以木板搭置另一個房間。就讀小一時外婆來訪，我和她一起睡在那裡。每晚我踩上床，拉繩關燈時，都會感覺自己活在一個水族箱裡，有幾個龐大生物正在外看著我。我想像他們豢養我，看我有沒有乖乖的，有則賜與善報，沒有則給予現世報（「現世報」這個詞是我在綜藝節目上看到的）。

我總是充滿自信，因為我很乖巧，問心無愧。

我從外婆身上學會禱告，習慣在睡前時分，念誦禱詞。彼時我尚不知何謂信仰，念誦時卻特別幸福安適，尤其喜歡禱詞最後一句：「賜給我們平安、健康、快樂」。我將之抄寫在小紙條，送給鄰居女孩，並告訴她這是神奇的咒語。

然而長大之後，我卻發現外婆的禱告詞和我不一樣。是我起初就記錯了？還是它在記憶中悄然更變的呢？又是從何時起，我不再於睡前禱告？

這串禱詞長久影響著我，可我沒來得及將這咒語告訴小姊姊。明明小姊姊時常來訪，她卻只在一樓店裡，從未隨我到過小房間。而我則去過她的家。

從小我就自己走路上學，小姊姊的家在我上學途中，一棟名叫「金巴黎」的大樓。她家的客廳小小的。小姊姊的姊姊在沙發上喝酒，茶几旁堆滿了瓶瓶罐罐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藍色啤酒罐。

或許，認識小姊姊可能不是因為我家裡開服飾店，而是我們交集於店鋪隔壁的檳榔攤，她幫姊姊買啤酒，而我幫爸爸買香菸吧。而今想起，竟發覺我從沒見過她的爸媽。當時我年紀尚小，不懂思量她的爸媽去了哪裡，也未曾疑惑她的姊姊才念國中，為什麼可以喝酒，又為什麼要喝酒。

充滿藍色啤酒罐的客廳，是我對金巴黎的第一印象。後來再次聽聞金巴黎，已是新聞報導與街談巷語了。

九二一地震發生在我小二時。那晚，我並不是被震醒，而是被媽媽搖醒。漆黑的小房間裡，她明明抓著我的手腕，卻不斷問我：「你在哪裡？」我們牽著彼此走到一樓，鐵捲門卻因停電而啟動不了。逃不出去的我們，只好躲在客廳木製書桌底下。

後來，鄰居冒險找來梯子，讓我們從二樓窗戶逃生。爸爸抱著妹妹，我則自己一人從高處慢慢往下爬。我們和很多人一起被安置於寬闊的戶外空間，在帳篷裡住了兩天。

回到店裡後，發現牆上的白漆都已脫落，龜裂的縫隙，註記著歷劫的痕跡。

上學途中的金巴黎大樓倒塌，我所就讀的國小也被震垮。

我曾繪製國小教室的樣貌，作品被登在校刊《小城的故事》。未曾預料到，一場地震，竟讓教室變成遺址。

其後，新教室設立於鄰近國中操場，我們在臨時搭建的帳棚裡上課，因人數眾多，空間不足，低年級被分成上、下午兩班。新聞報導說我們下雨時得穿雨衣上課，處境可憐。但對小孩來說，這種經驗其實新鮮有趣。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改變是，遷移至新教室後，爸媽開始載我上下學，我不再獨自走著上學路。

那所國中的操場覆滿泥土，還有許多廢棄的大輪胎被隨地置放。我和同學們最大的樂趣是牽手繞圈，在大輪胎上跳躍，或者蹲在地面把玩泥土。甚至兩天時日，地上大大小小的水窪，成為我們天然的障礙賽跑道。我們開心地奔跑，鐘響時再折返回原點。

唯一的缺點是，某些課程要與國中生共用教室，因此並無定所。有次我兜了好久還是找不到上課地點，急得哭了整節課。那是我第一次曠課，也因此懷疑自己是不是變成壞孩子了。

某日我提早到校，下過大雨後的操場積了一個大水窪，很多同學圍著，比賽誰可以一次跳過去。我沒有加入這場競賽，而是在他們散去後，拿著一顆大石頭，放到水窪正中央，優雅地踩石而過。不久後，導師在棚下向全班宣布，我被登記做壞事，原因是：丟石頭。我們國小曾有孩子丟石頭打傷他人，因而丟石頭是非常嚴重的罪名，必須送交給壞小孩最恐懼、師長們最敬重的 L 老師親手處理。

我一直期盼 L 老師詢問我為什麼丟石頭，並想像著自己能被理解。然而，他只是看了我，叫我伸出左手，十分用力地打了下去。回教室後，全班同學圍攏過來，想看我被打哪隻手，手有多紅。導師失望地說：你長得這麼清秀，怎麼可以做出這種事？

我對爸媽徹底隱瞞，不敢讓他們知道，我被認證為一個壞孩子。大學畢業前夕，初次和親密友伴談及此事，竟有種難以言說的羞恥。更久以後我了解到，成長過程中的許多事，往往應羞愧的人毫不知情，不該歉疚的人卻負罪終生。

我們在國中操場待了兩個多月後，又遷移到陸軍訓練場地裡以鐵皮屋權充的簡易教室。記者們再次採訪，新聞報導說鐵皮屋吸熱後教室高溫達四十度，學生們處境更加可憐。他們卻未提及，每間鐵皮屋都被漆滿可愛繽紛的圖樣，且外頭便是水泥空地，可以玩紅綠燈、鬼抓人，那裡依然是我們的遊樂場。

小四的某日，老師發放《小城的故事》復刊號，刊名是「歡喜搬新家」。曾坍塌的國小已重建完成，我們終於可以遷回原校址。復刊號封面是校長和一群小孩的合照。他們是地震的受難者。有些家屋毀壞，有些家人身亡。

我凝神細看，試圖指認。忽然了解，相片裡的，是倖存下來的人。

全校罹難的小孩共有十位。他們曾和我同在，而今卻不知身在何方。

「他們在哪裡？」成為劫後的發問。

直至彼刻，我才後知後覺地明白，原來那不是一場遊戲。我感到一種刻骨的羞愧，為我本來所享有的歡快。

長大後，國小同學告訴我，她曾在那所鄰近國中的黃土上，和師長、同學一起為罹難者默禱。那是彼時就讀下午班的我，所沒有的經歷。

她說，廣播中傳出罹難者的班級與姓名，聲音迴盪，讓她感覺名單好長、好長。恢復靜默，彷彿所有的名字都消失在空中。

搬新家，其實是搬回舊家。家是新的，卻有人在那裡原地解散後，不再歸返了。或許那該是一件值得歡喜的事。

小姊姊應與我就讀同一所國小。然而失聯已久，我並未注意，或者無法辨認，她是否在那張合照裡。長大後我問爸媽：小姊姊去了哪裡？爸爸說她會罵髒話，是壞孩子，因為怕我學壞，曾叮嚀媽媽不要讓她來找我。

曾是受難者的 W，後來成為我的國中同學。他以前住在金巴黎，地震時曾被活埋，父母雙亡。未料開學時，竟有同學在眾人前問他：「你當時被埋多久？是什麼感覺？」

我不記得 W 有何惡行，但國中班導總是特別針對他，每天都用「愛的小手」打他手心。某次，班導對他進行體罰時，忽然抬頭，對著經過的我說：「當個好孩子很不錯吧？」再轉向 W，聲音扁扁地說道：「要當個好孩子啊。」然後抬起以愛為名的棍子，十分用力地打了下去。

至今我仍不解，W 的經歷，不足以讓老師包容，或者至少，理解一個孩子嗎？住在水族箱時，我深信自己是個好孩子，但這場地震動搖了我對於好與壞、善果與惡障之間的界線。

真的有所謂好孩子與壞孩子嗎？我僅知道，我們都只是孩子。

多年後，W 告訴我，每次被班導體罰，他就會聽見心底的聲音，要他變壞、要他叛逆。幸而國三時國文老師注意到他對文學的熱愛，常鼓勵他，才為生活帶來一點點光。

我想起國文老師曾分享自己和師丈的情緣：曖昧的兩人，在地震當晚，通話問候，相互關心，確認了彼此的情意。

一場地震，有人為之家破，亦有人因此成家。

我聽著 W 的故事，卻依然問不出口埋藏最久的問題。

「你是怎麼倖存下來的？」

幼時我所住的水族箱，究竟是一棟家屋，一個村落，還是一座小城？若當時的我繼續禱告，家裡、村裡或城裡的人們是否就能無傷？

小城故事多，一場地震搖晃出更多因緣聚散的故事。國小重建以後，我再次獨自走著上學的路，而金巴黎的位置已成一堆黃土。數百年前，這座小城的舊名正是土城。如今，金巴黎留下的，只有漫天飛揚的沙塵，以及關於魑魅魍魎的異事。每回行經，我都極盡所能，快速奔跑而過。

某日放學和朋友並行，我們鼓起勇氣，在黃土前駐足，討論世界之廣大，與人類之渺小。她離開以後，我又兀自站了一會。黃昏寂靜空漠，光影錯落。我覺得自己彷彿是那堆黃土裡的一粒細沙，巨大黑暗中的一顆微塵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曾占據內心的恐懼漸漸褪去。而後，想及蒼茫世間裡，人們所領悟的幸與不幸，存有與空無，忽而湧起莫大的感動與感傷。

離開臺中到外地求學後，才知道許多外地人以為九二一地震只與南投有關，有時我向人提到自己的國小倒塌，還會引起一陣訕笑。他們難以知曉，什麼是失城而存活，傾城而相戀——這些關於災難以後，後遺的傷痕，倖存的餘生。

多年以來，我沒有再遇見小姊姊。是她聽了爸爸的話，決定做個好孩子，不再來找我了，還是那場地震之後，她才不再出現了呢？

童年幻想變得渺遠，只餘下記憶的塵埃。生命的湮滅，恍如涼風吹散塵土，我僅能在塵沙飛揚之際、名字消逝之前，念誦起禱詞。

「但願平安、健康、快樂。」